

猶大書要道略解 第十三講

猶大書 12 至 14 節：「這樣的人在你們的愛席上與你們同吃的時候，正是礁石（或作『玷污』）。他們作牧人，只知餵養自己，無所懼怕，是沒有雨的雲彩，被風飄蕩；是秋天沒有果子的樹，死而又死，連根被拔出來；是海裏的狂浪，湧出自己可恥的沫子來；是流蕩的星，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。亞當的七世孫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說：『看哪，主帶著祂的千萬聖者降臨……』」

人性的善與惡

我們先來講這些人（這樣的人）。「這樣的人」在教會裏，「這樣的人」與我們在愛席上一起吃飯的時候是絆腳石，他不是幫助我們的，是讓我們跌倒的。這些人若是講道，他若來作牧人就麻煩了，一定往錯謬裏直奔。比如巴蘭的故事，巴蘭雖然是先知，但是他愛錢，當時一個外邦的王雇他，讓他去咒詛以色列人，他為利往錯謬裏直奔。這些人也是該隱，該隱是沒有靈性的畜類，神一誇獎亞伯，他就嫉妒了，他找了個機會就把弟弟亞伯殺了，殺了以後他還不認賬。神問他：你的弟弟亞伯呢？他跟神辯駁：誰讓我來看著我弟弟亞伯的？我怎麼知道。其實他已經把亞伯殺了，他弟弟流的血（他弟弟的生命、靈魂）在地裏向神告狀，在地裏喊冤枉，因為他被殺了。該隱是沒有靈性的，生來像畜類，跟自己的弟兄相咬相吞，沒有愛，沒有情感，所以他殺了他弟弟。為什麼？因為該隱行為是惡的，弟弟的行為是善的。也就是說人生下來有兩樣東西，人性裏邊有善，也有惡。因為

我們吃了一個果子，叫分別善惡樹的果子。這個果子就包含兩個東西：有善，也有惡，所以人不全然是善，也不全然是惡。

中國的諸子百家就有些爭論，比如孟子說：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習相遠。孟子說人本來性情是善的，後來被世界的習氣慢慢地吸引了，跑到惡裏去了，才有惡，人原來都是善的，這是孟子的學說。但是中國還有一派叫荀子，說人本性是惡的，人生下來就有罪。其實這兩種說法都有些偏頗，一個強調善，一個強調罪，其實都不對。按照聖經說是兩種：有善，也有惡，叫分別善惡樹的果子，不過問題就是惡大過了善。弟兄姊妹們，你去察看你的裏邊就知道有兩個意識：一個是善，一個是惡。比如我們看見一個窮苦的人，我們第一個思想就是幫他，給他點錢。第一個思想就是要施捨錢給他，但是我們想完了又說：這個人不做事光要錢，我勞苦賺來的錢為什麼要給他？這個想法就把善給殺了，把善給弄沒了，我們人都有善惡在裏邊此消彼長、此長彼消的這種經驗，所以人的個性裡面有善，也有惡。

大概在幼年環境好的時候，在愛的教育裏，在一個好的培植裏，譬如遇見好老師了，生活在好家庭裏了，將來他的愛就多一點，就善。假如他沒有人管教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……荀不教，性乃遷……」你要不教導他，他就越變越壞了，這是孟子的思想，所以孟子、孔子都主張教育。但是荀子說不是，荀子說人一生出來就沒有善，都是惡，你教他，他才有一點善。我們知道聖經裏講人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以後，傳下來的是善惡俱備，兩個都有，但是惡越來越大。因為世界上留下來的惡太多，善就越來越少，環境越來越壞，地上

滿了強暴，到處都強取豪奪、戰爭，以強凌弱……許多這種東西慢慢把我們變了，這些惡的東西都大過善。親愛的弟兄姊妹們，這是聖經的道理，該隱是惡，但是他弟弟亞伯是善，結果該隱把弟弟殺了，就是惡把善殺了，善就沒有了，這就是人類初步的描寫，也是寓意的描寫。

惟有 神是善的

人的善為什麼沒有了呢？因為沒有靈，善的來源沒有了，那個善的能量沒有了，所以惡大起來了，把善殺了。因為惟有 神是善的，當人有靈的時候，神的靈通了以後，善的力量就增強，就把惡給制住了。所以人信主以後，善的力量就越來越大，神在裏邊越來越強，因為 神是至善的，神是善裏邊最高的善。有一個人稱耶穌為良善的夫子，耶穌說：「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沒有良善的。」（馬可福音第十章 18 節）都是罪人，哪有良善的，所以神是至善的。我們中國孔子的道理說人要新，怎麼樣新呢？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」說你這個人不要越來越舊，要越來越新，這跟聖經的道理很合。要追求那個善，達到什麼地步呢？至善，那就是 神，達到神的境界。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」孔子講的道叫大學之道，叫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」，就是要修個性，要達到至善。

聖經說用自己的法子無法達到至善，因為世界到處都是惡的，惡人吃香，惡人得志。你看黑社會在世上橫行霸道、勢力強大，在校園裏，結幫的壞孩子就欺負那些好學生，好學生沒辦法，也得加入一個幫，否則就校園暴力，他成天挨打。社會暴力，社會上有壞人，

壞人有的時候還蠻講義氣的，加入一個幫會，我就可以免受這些危害。弟兄姊妹們，你看這個世界惡到了什麼地步，所以人在世界裏，善就沒有了。可是我們一得了神的生命，善就強了，因為神是至善的。那個靈來了，至善的靈活在我們裏頭，善的力量就越來越大，我們足以勝過惡，這就是聖經的道理。

該隱呢？就是那個靈不通，與神斷絕的，他越來越惡，被惡同化了，被惡給吃掉了，這就是該隱。巴蘭是為利，人貪愛肉體的情欲，大家都知道，肉體的情欲就需要錢。巴蘭雖然作先知，但他是一個貪愛財利的，他這個先知不分好壞，只要給錢，他就去替你說話，所以叫巴蘭。巴蘭出去咒詛以色列人的時候，神叫驢子說話來阻止他，驢子不肯走，他就拼命打驢，驢說：你為什麼打我呢？這很有趣，他就知道了，不敢去咒詛以色列，因為驢都說了話，結果他反而祝福以色列，這就是為利往錯謬裏直奔的巴蘭。那可拉呢？是不服神的命令，是驕傲、自大。神在西奈山用雷轟閃電，用大聲音向以色列人顯現，用神跡奇事帶他們出了埃及，神頒佈十條誡命，藉著摩西、亞倫說話。他不服，他鼓動群眾來反叛亞倫和摩西，所以地開了口，把他全族都吞到陰間去了，直接墮落陰間，這是聖經裏所有的故事。

「這樣的人」在教會中的表現和危害

這些人沒有靈性，像畜類一樣，本性所知道的都是那些壞事，因為他活在逆性裏。靈死了，死在過犯罪惡之中，所以這些人都像野獸一樣。到了第12節說「這樣的人在你們的愛席上與你們同吃的時候，正是礁石（『礁石』小字或作『玷污』）」。這樣的人跟我們

在一起，把我們都污穢了。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呢？「他們作牧人，只知餵養自己，無所懼怕，是沒有雨的雲彩，被風飄蕩；是秋天沒有果子的樹，死而又死，連根被拔出來。」這就描寫他們沒有生命，雲彩裏沒有雨，不能滋潤地土，那是一個沒有生命的雲彩；樹不結果子，連根拔了，是棵死樹，沒有生命。有生命自然就結果子，雲彩裏有水分才能滋潤地土，使植物發芽結實，聖經裏用這個描寫就是說這些人還是牧人。今天，在這末世裏這樣的牧人非常多，雲彩和秋天的樹是形容那些不結果子、沒有生命的基督徒，就是靈沒有活，是沒有靈性的畜類。他們作牧人，只知餵養自己，只知道自己得好處，並沒有真正牧人的舍己為羊群（尋找羊群、醫治羊群、餵養羊群）。這種人是什麼呢？為利，拿薪水，只知道討好有錢人，有錢人在教會裏地位就高，就坐上座。就和聖經雅各書裏說的一樣，戴金戒指的進來了就特別上座，沒錢的人坐在我腳凳下。他們嫌貧愛富、貪愛錢財，為什麼？為自己的利益。這種描寫用得真好，末世裏這樣的牧人很多，他們作牧人並不供應弟兄姊妹們生命的需要，他們只知自己出風頭，並且他還結黨紛爭。結一批死黨，若跟長執會搞不好了，他就帶一批人離開，這就是這種牧人。他們是基督徒的絆腳石，會讓很多人跌倒。不帶給教會聖潔，反而帶給教會污穢。

「是海裏的狂浪，湧出自己可恥的沫子來。」他們講道也是唾沫橫飛，大言不慚，也在那兒侃侃而言，也在那兒大聲疾呼，但卻不是講生命之道。我的形容也許不大對，可是我按照字面來形容，因為猶大就是這麼寫的。「是流蕩的星」，這個星的形容更好，這樣的人還可以做明星，還成為演講家，為什麼？因為他會講，講得頭頭是道，作些假見證欺騙人。比如說看異像、做異夢，有本事醫治……其實都是吹牛，結果成了明星了，報紙、

媒體都介紹他了不起。但他是個流蕩的星，今天在這裏、明天到那裏去表現自己，結果是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存留，最後他是到陰間裏去的，是永遠的沉淪，這些都是猶大描寫的。我想這些人很多，這些人是什麼人呢？到了第14節就說有一個與神同行的人叫以諾，在創世記第五章說「以諾與神同行（三百年）」，神將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了。」（創世記第五章24節）這個以諾就曾經發過預言，那個年代說以諾與神同行，怎麼叫與神同行呢？他是個傳道人。以諾傳神的聖道，他活到六十五歲以後就出來傳道，他傳什麼道呢？大家看這裏還有以諾講道的內容，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說：「看哪，主帶著祂的千萬聖者降臨，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，證實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祂的剛愎話。」（猶大書14至15節）所以大家就明白了，「這些人是私下議論，常發怨言的，隨從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說誇大的話，為得便宜諂媚人。」（猶大書16節）這些話說得太清楚了。

我們再讀下邊幾節就非常清楚了，說什麼呢？說這些人私下議論，常發怨言（埋怨神），隨從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說誇大的話，為得便宜諂媚人。他們所作的一切教會工作，所作的一切牧養都是為了得便宜，他們講的不是聖經真實的道理，是諂媚人的話。所以保羅說他從來不諂媚人，他只照著神的聖道照直地講，那我今天也不說諂媚的話，我照著猶大書所說的照直解釋。這種人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存留，我們若接觸了他，我們也會污穢。你記住，這種人說話非常狂妄、誇大，一點小事都能被他說得很大很大，一點小小的成就，他能說得天花亂墜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們都要小心，這些人到了末世的時候，主帶著祂千萬的聖者降臨之前都會有的，當主要審判的時候，這些不敬虔之人所行不敬虔

的事，說剛復頂撞神的話，都要受審判。